

目 錄

『走進仁愛堂，十個倒有九個亡』	一
虐殺了多少孩子？	五
人間地獄	一一
罪惡魔掌	一七
老人的血淚	二〇
『慈善』	二五
父母的心	二九
她們有祖國！	三四
附記	四一

「走進仁愛堂，十個倒有九個亡」

經過浙江嘉興南門外的行人，老遠就可以望見姚家埭聳立在天空中的兩個鐘樓的尖頂。多少年來，不管颶風下雨、白天或黑夜，從這裏天主堂不斷傳出了一陣陣凝重低沉的鐘聲和唱聖詩的歌聲。人們看見穿黑衣服的外國神甫和戴大白帽子的外國嬷嬷們經常在這裏忙碌地進進出出，據說他們是虔誠地在爲拯救人世間有罪的靈魂得進天堂而跪求祈禱。在高高的十字架下面，緊靠天主堂的西隔壁，就有着一所直屬巴黎仁愛會總院領導、專門「治病救人、收養孤老殘疾」、佔地二十多畝的「慈善機關」——仁愛堂。

仁愛堂是一八九二年由法籍嬷嬷巴底希所創設的。起先設立在海鹽車輻浜，幾年後因爲感到當地交通不便，「事業發展不大」，就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起全部遷移到嘉興南門外姚家埭二號。五十九年來，仁愛堂已先後更換了好幾個負責人，到一九四

三年開始，由法籍嬷嬷白曼麗擔任院長。裏面分設育嬰、孤兒、養老、殘廢和聖心醫院各部，其中育嬰和孤兒部門收着很多貧苦人家的女孩子。

仁愛堂的名聲，嘉興城裏和四鄉的居民都知道，因為裏面負責的是外國嬷嬷，大家又都叫它做『嬷嬷堂』。人們從白牆頭外邊望進去，只見到一幢幢漂亮的洋樓，綠茵茵的果園、竹林和樹木花草……。起初，人們都相信這真是一個講仁愛、做好事的地方；也因此，城裏的許多居民以及四鄉農民們，在舊社會水深火熱、難以活命的歲月裏，生下的兒女無力扶養，聽說『嬷嬷堂喜歡小孩子，對待小孩子好』，就都含着眼淚託人或親自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堂裏來收養。許多久經風霜、臨到頭還是孤苦伶仃的白髮老頭和老婆婆，也挾着破蓆衣包，一路跌跌撞撞滿懷希望地找進『嬷嬷堂』大門裏來要求養老。

但是日子過得久了，住在仁愛堂旁邊的許多居民却漸漸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每天從『嬷嬷堂』拔貢弄後門運出來的死孩子，竟是一擔擔的！人們看見挑着死孩子的老人經過關帝廟前，吃力地走向西門外荒涼的義塚地去把小死屍一個個埋葬。於是那裏，就又成爲野狗集羣互相追逐的地方，牠們從覆蓋的淺土中扒出了小屍體，血

淋淋地大吃大嚼，並且常常把一些被撕裂得支離破碎的手足或頭顱，唧到附近居民家的門口、屋角或桌底下……。當黃昏時分，教堂裏又傳出陣陣晚禱鐘聲的時候，人們又時常看見：『嬷嬷堂』派出來割牛草的養老院老人吃力地挑着重重的擔子一步一蹶地拖着脚步走回去；走不動了，有的就在路邊歇下來。他們和過路人談起裏面生活時，總是搖頭嘆息地指着仁愛堂說：『裏面苦，吃不飽。』到夜晚，四野寂靜，姚家一些居民又經常在睡夢中聽到仁愛堂裏隱隱傳來一陣陣孩子淒厲的哭聲。明天，市中心弄居民又會看見從拔貢弄走出了一個挑着用蒲包裝着死孩子的老人，慢慢走向西門義塚地去……。

但是，人們也只是奇怪而已，對於裏面的詳細情形又有誰知道呢？白白的、高高的牆壁，沒有誰可以隨便走得進去。人們曾試圖要了解一些詳細情形，去問出來割牛草的養老院老人，但他們也只知道一些關於自己的事情，仁愛堂裏每一部門的門都是關着的，他們不能自由地走來走去，其他的事他們也就無法知道；去問挑死屍的老人吧，他們只是搖頭嘆息，却不敢多說話；去問孩子們吧，孩子一走進仁愛堂大門，就很難再出來了……。誰能見到孩子們是怎樣生活着的呢！

這樣，人們也只能根據推測，漸漸的傳着：『走進仁愛堂，十個倒有九個亡！』至於仁愛堂內幕究竟怎樣，却誰也不清楚。因此，從城內里巷中，從四鄉農村中，貧苦的人家還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孩子一個個送來仁愛堂，他們聽了傳聞，送進來時是有些遲疑的，但是他們往白牆頭裏一看，漂亮的洋樓，叢叢的果園，四季都有飄出來的花草香味，……又有誰能相信這些傳言呢？也因此，還是親自去敲着仁愛堂的大門，含着眼淚把自己孩子送進去。這些父母親因為對孩子們懷着很大希望，他們仍然虔誠地相信着：『嬷嬷堂對孩子是喜歡的！』因此也很自然發生了另一種傳聞『孩子們在裏面很快活！』

徹底暴露帝國主義虐殺中國孩子的血腥罪行，只有當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站立起來的今天，當人民有權力打開仁愛堂的大門的時候，仁愛堂內的真相才大白了！

虐殺了多少孩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嘉興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愛堂時，我曾去訪問。我看到了，有被折磨得腿只有像我們大拇指樣粗細、屁股只有我們拳頭樣大小，只剩奄奄一息的孩子們；我也看到了，從泥地裏扒出來的一塊塊還附着幾根黑髮和沾有紫紅血跡的小腦蓋骨。和我談過話的許多仁愛堂裏的孤兒、老人，仁愛堂附近的居民，把孩子送進仁愛堂的母親，以及天主堂和仁愛堂的職員們，他們都是含着眼淚或懷着悲憤的心情，向我訴說着孩子們受虐待慘死的情形。

當我走進仁愛堂的大門，人們告訴我：過去這裏每一個部分每一個院子的門都上了鎖。頭戴白帽子、長裙垂地的嬷嬷們，在院長白曼麗的指使下，就好比牢獄裏的牢頭禁子一樣，她們每個人身上都掛着一大串鑰匙、唸珠和銅十字架，走起路來叮噠作響，走到那裏，那裏就響起上鎖的聲音。大門口，坐着管門的法籍嬷嬷瑪麗，兩隻眼

睛陰沉沉地釘住人，許多孤兒都怕她，叫她做『閻羅王』，沒有憑條的人，是不能從這裏進出的，如果經特別准許上街的時候，也得經過她搜身。仁愛堂裏在過去，看不到孩子天真爛漫的笑臉和活潑跳躍的影子，有的就只是一張張憔悴愁苦失去了健康的臉。孤兒們一切要守『禮貌』、講『規矩』，走路要輕聲輕腳，講話不能隨便，在死樣沉寂的空氣中，只有孩子的哭聲與老人的呻吟。

在育嬰部裏，刺鼻難聞的臭氣使人窒息，躺在小鐵牀上被疾病糾纏着的孩子發出微弱的哭聲，浸在尿尿裏的嬰孩的臀部都在發紅潰爛；掛着鼻涕眼淚的大一點的孩子，有的蜷曲熟睡在沒有蓋子的馬桶上，馬桶裏的糞便已經發了酵；有的就跌倒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夏天，嗡嗡的金頭蒼蠅飛來飛去，吮吸着孩子的瘡癤和發酵的便尿。木桶裏，結成一塊塊石頭樣的霉壞奶粉，和放一點鹽或醬油的薄粥，這些就是孩子們的主要食糧。樓上，更瘦弱和病重的孩子們，四五個人擠睡在一張張的小鐵牀上。到夜晚，嬷嬷把門鎖好，就回自己的洋樓裏去了；派在育嬰部裏工作的是十二、三歲到十六、七歲的孤兒，她們忙累了一天，也都倒在自己牀上熟睡了；這些有病無病的擠睡在一起的嬰孩，便任憑自己翻來滾去，讓蚊蟲叮咬，有的頭被牀上的鐵欄杆

軋住了，有的從牀邊緣空格裏跌出來掉在地上……。在死寂可怕的深夜裏，孩子們痛苦地掙扎着，痙攣地抽動着發出一陣陣淒厲的哭聲，在黑洞洞無邊無際的夜裏，一個個停止了最後微弱的呼吸……。天明時，嫵嫵走來，冷冷地一看，說一聲：『有福氣，上了天堂。』就叫管理嬰孩的孤兒把死孩子的衣服剝下，用蒲包裝起，放進烘衣間屋角陰暗的嬰屍櫥裏去。下午，就叫養老院的老人挑出去埋掉了。

仁愛堂的偏僻的後院，是畜牧間和菜園地，靠北有着一片濃密的竹林。因為挑去西門外埋掉的嬰屍太多了，白曼麗就又在這裏西北角陰暗的牆腳邊，叫人祕密地挖下了一口枯井，許多被虐待糟蹋死的孩子被挑進這光線慘澹的竹林之後，就被一個個丟向黑洞洞的井底去，井上面用大石磚蓋住，就誰也不知道了。今年四月間，嘉興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從這裏吊起了許多發霉腐爛的蒲包，其中一包因為丟進不久，裏面還有八個尙未腐爛的嬰屍，兩個還被用繩子捆着。從枯井沿牆腳往東，在竹林東北角又有一個掩埋嬰屍的泥潭，扒開上面的黃土，就露出了一塊塊白色的小腦蓋骨。

再看一看今年九月初嘉興市人民政府接管時還活着的五十個三歲以下的孩子吧，她們百分之百的有腸炎、軟骨、夜盲、貧血、脾臟腫大、支氣管炎、肺炎、跛足、

砂眼、淋巴腺……等各種不同的疾病。磅一磅體重，二足歲多的陳明德是五公斤，只有應有標準的一半重量；出生四個月的張慧明只有二公斤重，比應有標準重量少三、三一公斤，五十一個孩子中只有四個勉強合乎體重標準，許多實足二、三歲的孩子都還不會站立或走路。

就是這樣一所『慈善』的仁愛堂！五十九年來，誰能知道究竟有多少孩子慘死在這個地方！仁愛堂院長白曼麗在今年四月間把歷年來收容嬰兒的登記簿子和經濟賬冊一齊燒光了，那一把罪惡的火，消滅了千萬個無辜孩子的姓名。但是，殺人的罪行是隱瞞得了的嗎？許多曾經親眼看見這種罪行的人，現在都活着，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血腥罪行的見證者。讓我們來算一算仁愛堂在五十九年來到底害死了我們多少孩子！

據現在聖心醫院護士仁愛堂孤兒出身的黃操琴講，她過去在嬰兒部工作時，眼見每天總要死去四、五個或五、六個嬰孩，難得有一天是一、二個。在嬰兒部工作了兩年的孤兒張再美說，她也經常看到每次要挑出去七、八個死孩子。有一個冬天，她早晨起來，看到地下一排就放着十個死孩子。被白曼麗分派做包紮嬰屍工作的陳美珍，說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每天至少要包三、四個，有時十來個，難得一天沒有

死孩子。挑埋嬰屍的老工友顧阿二也講，他每天要把嬰屍挑出去一次，有時兩次；每天有時挑二、三個，有時挑五、六個，冬天氣候寒冷，孩子死的也多，有時每天就要挑出去十來個。

這些裝嬰屍的蒲包，都是向城裏公昶蒲包草繩號買的。據公昶號的職工講，解放前仁愛堂的嫫嫫每隔一、二月就來買一次中號蒲包，每次買一、二百隻，叫同來的老人挑回去。一九四九年嘉興解放後，還去店裏買過兩次，一共有三百多隻。跟來挑貨的老人告訴他們：『這些買去的蒲包都是裝死小毛頭用的，每隻要裝二、三個到四、五個。』

仁愛堂收進來的每個嬰兒，首先都必須經過領洗的宗教儀式。已經六十四歲的人傅長明，五年前開始被派擔任領洗時的輔祭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這樣的儀式每星期要舉行三次，每次領洗的嬰兒最多時有三十多個，最少也有三、五個，五年來經過他手裏的嬰孩該有幾千名。可是今天在仁愛堂裏還留下的五歲左右的孤兒還不到一百個，而按照仁愛堂的院規是小孩送進來後就不准父母再領出的，這就是說：其餘的孩子都已死亡不見了。

就讓我們從這些數字來計算一下血賬吧，即使以最少最少每天有兩個孩子被虐殺計算，五十九年來也就已經有四萬多個孩子慘死在帝國主義魔掌下！四萬多！假如以一個有一百個孩子的託兒所來比喻的話，那就等於有四百多個這樣的託兒所的全部孩子都已經被虐害死了！以一個有五百個孩子的完全小學來比喻，那就等於整整有八十個學校的全部孩子被虐害死了！這萬千個孩子的纍纍白骨，堆積起來決不會低於今天仁愛堂的屋頂吧？

人間地獄

仁愛堂裏的孤兒是怎樣生活着的呢？

當嬰孩進入仁愛堂，經過宗教領洗儀式，每人首先都取上一個『聖名』：什麼瑪利亞、德肋撒、安多尼……，從這一天起，孩子們都是天主教徒了。

接着，嬰孩就被送進育嬰部，先經過嬷嬷挑選，把認為胖的、好看的、喜歡的孩子放在樓下，其餘的就送往樓上。十多個十二、三歲到十六、七歲毫無育兒經驗的孤兒，是這裏的保育員和管理員，白曼麗派她們做着照顧孩子、洗衣、打掃和一切雜務工作。育嬰部裏僅有的幾只奶瓶，不管冷熱、孩子有病無病、要吃不要吃，總是像機器加油似的輪流往各人嘴裏傳送，傳染病也就跟着蔓延開來。孩子吃了用鐵鎚敲碎才能沖開的壞奶粉，大多患起病來，整天瀉着肚子；但是尿布却只有每天早晨七時和下午四時換兩次，孩子整天哭着躺在臭氣薰人的尿屎裏。孩子有病，聖心醫院雖然就在

十幾步路外同一堵白牆裏，但沒有人來關心她們的死活。瘦了，病了，白曼麗就叫往樓上送。其實送到樓上，就是等死，被派在育嬰部工作過兩年的孤兒張再美說：『我在兩年中，就沒有看到過一個孩子再能活着從樓上下來！』

在幼兒班工作的謝采娟，每天要日夜忙碌洗衣、做鞋，照顧二十四個孩子。她眼看外面送進來的孩子，一天夭病瘦、死亡，感到心酸難受。有一次，她想抱一個病得厲害的孩子到仁愛堂外面去請醫生看，但是給白曼麗知道了，却不允許，說：『我們自己裏面有醫院，給外邊的人聽了像什麼！』謝采娟沒有法子，又不忍眼看自己平時照顧着的孩子痛苦的等死，就在清晨天朦朧亮時起來，把一切工作安排好，趁着把守大門的瑪麗還沒有到，早飯也不吃，就抱了患病的孩子偷偷地溜出大門，一家家問路，找到了紅十字會診所，坐在門口等候開診。爲了怕白曼麗知道後罵她，她和孩子又都改名換姓，不說是『嫵嫵堂』裏人。她不忍心看着病瘦的孩子每天還吃着只放點鹽的白粥，含淚把自己每餐僅有的一點素菜分些到孩子的碗裏，又把每個月牛馬般做得吐血生病、但拿來僅夠買兩塊肥皂和一刀草紙的工錢，省點下來去買些豬油、肉鬆或白糖，拌在白粥裏餵孩子們吃下去……但是她買來的一些東西，又怎能夠孩子們

吃呢？

僥倖不死的孩子，長大到六、七歲，白曼麗就強迫她們開始讀經。這些孩子們一天只吃三餐粥，每餐只准吃兩碗，午飯菜經常是看不到油水的蔬菜，晚上每人只領到一小碟又酸又老的鹽菜，明天早晨的菜也都包括在內。孩子讀經背不出，除了被打手心、罰跪外，本來已經吃不飽的肚子還要挨餓。清晨五點鐘，孤兒們就都要起牀到教堂去望彌撒。飯前飯後、晚上睡前以及其他時間內，一天一共要做十次禱告。一個叫吳雪寶的瞎了眼睛的孤兒，有一天和大家從教堂裏唸好經回來，一個白曼麗指使下的嬷嬷却說她在裏面沒有好好唸經，拿起桌上的剪刀就剪她的耳朵，這個兩眼看不見人世的可憐的孩子，哭叫着連忙跪下來求嬷嬷『寬免』，但是結果還是寬免不了，她的被剪得血肉淋漓的耳朵，後來爛了一年多也沒有人管。

孩子們在血淚中這樣長大了十來歲，就要開始學做縫襪頭、搖紗、織帶子等工作。再大一點的，就去育嬰部、洗衣間，或是去綳子間繡花。許多做繡花工作的孤兒，早晨七時，嬷嬷把她們放進到綳子間後，就被鎖上了門，一天到晚除了吃飯和上下午每次五分鐘小便時間開放外，大家就整天低着頭彎着背繡花，彼此不可以講話。

規定的工作不做完，就連每餐兩碗粥也吃不到，有時還要在慘澹的燈光下一直做到深夜十一點甚至到兩點鐘！而清晨五點鐘，這些孩子們又都要到教堂去望彌撒了。這樣一個月過去，白曼麗叫嫵嫵按照做工的分數成績來發工錢了，她們把孤兒一個個叫到面前來問：這個月做了多少？工作時有沒有講話？回到房間裏睡時又和那一個多開了口？……誠實的孩子們都照實回答了，於是嫵嫵先拿木尺打手心，再扣分數，剩下來『賞錢』也只夠買一些肥皂、草紙了。這些孩子們要積好幾個月的『賞錢』，才買得上一雙襪子或一塊毛巾！

下面是孩子們的幾個悲慘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十二歲的孤兒陳美珍被白曼麗派在育嬰部做包紮死孩子的工作。每天，她抑止住心跳，用發抖的雙手把一個個死嬰孩身上的衣服剝下來，但當看着面前一個個痛苦死去的小臉，手指觸到冰涼的屍體上時，她心就跳得厲害。死孩子被剝下衣服後，就用蒲包裝起，放進烘衣間屋角有着一丈多高、分做五層的嬰兒櫥裏。陳美珍拖着蒲包，攀不到高高的嬰兒櫥的上面幾層，就只好墊着凳吃力的放進去。一天，她看到一個頭部腫脹得老大的孩子病重將死，心裏很害怕，晚上從睡夢中也嚇得驚醒

過來。她一心想能夠馬上調離嬰兒部的工作，嬷嬷叫她洗枕頭套，她也沒有心緒，掃地時也呆呆出神。……白曼麗知道後，就罰她餓了兩餐，夜裏，又一把將她拖去關在黑洞洞放嬰屍的小間裏，陳美珍害怕得跳脚大哭起來，雙手用力敲打着被鎖得緊緊的門，但是又有誰去理她呢？……就是這樣，許多孩子都被折磨成呆頭呆腦、萎靡不振的樣子，她們老遠看見白曼麗頭上大白帽子的邊影，就驚懼得四散躲避。

一個叫張大寶的女孩子，每天被分派做割五頭牛吃的草的工作；草割得少，經常連一頓兩碗粥也給罰掉了。人們看到她在割草時，把樹上的壞桃子、地裏的山芋根、爛泥……都挖來充飢。日子久了，這孩子變得十分沉默，整天一句話也不講，兩隻眼睛裏水汪汪的都是眼淚。姚家埭居民看她坐在野地裏哭，問她爲什麼，她只是搖頭。有一天，她忽然瘋了，撕破了自己的衣服，拿着割牛草的刀，在野地裏狂奔起來，白曼麗認爲這樣有失仁愛堂的『體面』，就把她捆起來關在小屋子裏。孤兒們只聽到她在裏面哭叫着：『嬷嬷打我痛，嬷嬷打我痛！……』到她病死時，只剩下骨瘦如柴的骷髏，白曼麗叫人替她在頭上、腳上各套一隻蒲包，就挑出去埋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張桂寶和張二寶兩個盲女用積了好幾個月的錢託人出外買了

些洋紗和布，在每天工作空下來的時間爲自己織襪、做鞋子穿，被白曼麗指使的嫫嫫看見了，就一把奪下她們手裏的東西，不聽申辯就罵她們：『吃裏面飯，做外面事，沒有良心！』東西沒收了不算，還把兩人關起來。另外一個盲女吳小寶，在做工織布帶子時，嫫嫫說她紗用多了，口子織得太小，一頓打罵後，也把她關了起來。三個人被關在一間空空的小屋裏，外邊門鎖了不算，還釘上釘子，飯水都不准送進去。要是那一個孤兒給她們偷偷地送了水，知道了就會受到處罰。寒冬十二月的天氣，窗外颳着風，飄着大雪，這三個眼睛看不見人世的孤苦盲女，坐在冰涼的水門汀地上，相互抱頭痛哭。她們從十二月四日被關進後，挨凍挨餓了三天，還是祈求不到『寬免』。三個人摸遍了房間每個角落，也找不到一點吃的東西，吳小寶受不了飢渴，最後哭着挖了窗外的積雪來充飢……大家奄奄一息的病倒在牆邊。這樣一直到十二月八日，三個人才被放了出來。幾天後，受白曼麗指使的嫫嫫還狠狠的奪下了張桂寶手裏換洗的衣服，丟在地上踐踏着，咒罵說：『你們頂壞頂壞，死了要下地獄！我要不是嫫嫫，一刀殺掉你們！』吃雪刺激了腸胃的吳小寶，在被禁閉放出來後就一病不起，拖延了一年左右，終於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天，無聲無息悲慘地死去了……。

罪惡魔掌

這些生活在仁愛堂死亡邊緣的孤兒們並不都是羔羊，她們也曾勇敢地堅決地起來反抗過，也曾偷過重重鎖着的門，衝出這人間地獄。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統治下的舊社會裏，到處是黑暗，到處有魔影跟蹤，罪惡的魔掌緊緊地抓住她們，許多孩子還是被拉回到了死亡的道路。

一個從小在仁愛堂裏長大的孤兒沈阿寶，有一次在工作時實在忍受不住嫫嫫的責罵，憤怒地反抗說：『你再罵，我就把你頭上的白帽子掀掉！』這句話立刻震驚了白曼麗，一口咬定沈阿寶是瘋了，就下命令把她馬上禁閉在柴間裏；爲了不使沈阿寶的反抗聲音給其他孩子們聽見，又把她轉移關到醫院女病房太平間裏；最後白曼麗還是不放心，把她送往上海，在徐家匯一個教會團體裏面做工，行動不能自由。這樣整整三年，一直到被認爲『瘋病好了』，人已經關得有點呆頭呆腦，才把她領回嘉興。

有一次，一個叫福寶的孤兒偷偷跑出大門，歷盡了千辛萬苦，才逃到上海，找到一家人家做女傭。過了幾天，她忽然惶恐起來，她想起外國嬷嬷經常說的話：『信了教，禮拜和大瞻禮日不望彌撒，不辦神功，不領聖體，對教冷淡，死了就要下地獄的。』在這種恐懼不安的心情下，她痛苦極了，她渴望自由，但是又怕『下地獄』……想前想後，最後她天真地想：人不回去，但向外國嬷嬷要一本聖經總會答應的吧！於是她就寫信給仁愛堂，要求白曼麗饒恕她，並請求寄給她一些經書，可以讓她在工作之餘在家裏唸唸。白曼麗接到這信後，就不聲不響派人到了上海，按照信上的地址把她抓回嘉興關了起來，像商品樣的匆匆把她嫁出賣掉。有的逃出去又被抓回的孤兒，就鬱鬱病死在仁愛堂裏！

十六歲的孤兒周五寶，因為忍不住在裏面的苦，有一次逃出去找到自己家裏。做父母的撫摩着倒在自己懷裏的病瘦的女兒，心痛落淚；可是他們懼怕『嬷嬷堂』裏外國人的勢力，想來想去，最後還是硬着心腸，把眼淚往肚裏嚥，陪女兒回仁愛堂。周五寶的母親再三懇求外國嬷嬷能寬恕自己孩子，做女兒的也懼怕得發抖地請求『寬免』。外國嬷嬷氣勢洶洶地要她家裏找人立據擔保，以後如若周五寶再有逃跑情形，

就找她母親負責！在這樣的威脅下，父母女兒間從此就不敢再見面了……隔了好久，當家裏聽說她在裏面生病，周五寶的母親想盡一切辦法進到仁愛堂裏，見到了自己女兒，看見她有病，還要在病房間做工服侍病人，母女倆相對飲泣，沒有時間，也沒有敢多講話。過了兩年，周五寶全家回鄉去，她母親找到堂裏來和女兒話別，周五寶躺在病牀上流淚傷心地對母親說：『下次再來看我時……我恐怕不一定在了！……』在病牀邊，兩人悲慟大哭。事實也的確是這樣，當母親再一次來問女兒消息時，堂裏的人回答說：『周五寶已經套上兩隻蒲包抬出去了……』事隔六年一直到今天，周五寶的母親（現在還住在嘉興紫陽街的周王氏），還沒有找到自己女兒屍骨埋葬在什麼地方。

仁愛堂孤兒僥倖能死裏逃生，長大成人的，白曼麗又一手包辦了封建婚姻，把他們像商品樣的出賣！解放前，每個孤女的『綵禮』一般是十石米，解放後也曾經需索每人四、五石，男方的必備條件必須是天主教友，由他們在孤兒中任意挑選一個。這些長期遭受打罵、虐待……在血淚生活中長大的女孩子，在嫵嫵哄騙威嚇下，這時也只能含着眼淚，帶着惶恐的心情，又懷着渺茫的希望……一個個跟着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跨出了仁愛堂的白牆大門。

老人的血淚

我原來只想告訴讀者仁愛堂如何對待我們中國孩子的情形，至於仁愛堂其他各部門情形，我不想多說，讀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是，當我去訪問孩子們的事情時，養老院裏的許多老人也一字一淚的向我訴了很多苦。他們和孩子們同在一堵白牆內，他們是遭受着和孤兒們同一命運的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虐殺中國兒童最有力的證人，就讓他們也來證明帝國主義分子是怎麼樣「慈善」的吧！

六十六歲的徐阿福從小是地主家放牛的，到三十五歲時，他腳上生了流火病，不能再做工了，就找到「嫵嫵堂」來看病。三個月後，他的病醫好了，外國嫵嫵就對他說，病房裏缺少工人，要他留下來做工。徐阿福做慣了田裏的工作，懇求嫵嫵等他用做工還清醫藥費後，就讓他回去；可是幾個月過去，外國嫵嫵却不准他再離開仁愛堂了。就這樣，徐阿福一直在仁愛堂做工，度過了苦難的三十年光陰。當他六十一歲

時，脚病又復發，這時，醫院院長、外國嬷嬷就要趕他出仁愛堂，但是徐阿福已經年老力衰，又有病在身，不能再幫地主做工，他孤零零的往哪兒去呢？他懇求外國嬷嬷讓他留下，外國嬷嬷就把他從醫院趕到養老院去做燒火等雜差工作。有一次，他忙累了，在傍晚搓洗自己衣服時，從石階跌倒地上，受了傷。但是嬷嬷還要他做工，說：『別人不會燒火，還是你燒吧！』徐阿福又只得忍痛從牀上爬起來工作。在仁愛堂養老院裏，如果活着一天，即使是兩眼不見的瞎子，也要被派做拔草、搓草繩等苦工，這是『養老』嗎？是在被殘酷的剝削着勞動力啊！

雇農出身的包阿有，曾經和另外一個老人，一同被派在畜牧間裏做飼養二十多隻豬、牛、羊的工作。晚上，他就睡在這牛糞臭、蚊蟲多的房子裏。他做了幾十年的牛馬工作，得了氣喘病，懇求嬷嬷請醫院裏的醫生給他看一下，但是白曼麗回答說『藥貴』，不肯給他醫治。有一次，畜牧間裏一頭牛病了，嬷嬷着急的立刻叫請醫生打針，還命令包阿有坐在病牛旁邊陪夜看守，病情有變化，要隨時報告。包阿有想起這件事，十分傷心，他說：仁愛堂養的狗還能吃到白飯，但他們每餐却限定只有兩碗很稀的粥，粥桶裏即是多剩下一碗，也不讓他們吃。還對他們說：『肉身吃點苦不要

緊，靈魂重要，將來上天堂可以永年享福。」這些滿頭白髮受了一輩子苦的老人，傷心嘆息的說：『人還不如一頭牛、一隻狗！』

現在已經七十一歲的董三生，做了一世的木匠，他一個兒子在抗戰時被日本鬼子拉伏拉去，直到今天死活沒有消息。董三生在仁愛堂裏，過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一天要挑四、五十擔水，還要採買三百多人吃的菜，空下來的時間還要劈柴。寒冬結冰的天氣，他佝僂着身子從井裏一桶桶打水，井纜繩磨破了手掌的皮，鮮血直流。但是辛苦工作了一個月，發下來的『賞錢』，却只夠買一點最整脚的旱煙吃。有很多老人，終年難得和外面來往，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月裏，他們不知道外面物價飛漲的情形，拿到了這一點『賞錢』還捨不得用，滿心想把鈔票積起來。可是當他們積了多時，自以為可以買一樣東西時，這些錢已經成了廢紙了！這些白髮老人們把不值錢的廢紙當作花紙一樣的貼在牆上，不時去看看、摸摸，眼角邊淌下了熱淚……他們心痛，他們憤恨，但是他們向誰去控訴呢？！

老人們最後的命運是十分淒慘的！

一個八十一歲叫鍾子卿的老人，在他五十五歲進堂時，由於過去做慣了田裏工

作，一天還能割三擔草，因此別的老人三餐都吃粥，外國嬖嬖却特別在中午給他吃一碗飯，等到他年紀老了，做不動了，午餐的一碗飯也就取消了。他每頓兩碗稀飯吃不飽，就只好找機會到野外去拾些死貓、死狗，用破面盆燒來吃。後來生了病，他上面吃下去，下面就瀉，沒有人醫治。外國嬖嬖覺得他討厭，就把他單獨關在一間小屋裏，水也沒有，每天只准其他老人替他送幾碗粥進去。鍾子卿被關了十多天後，再也受不住了，他勉強爬起來，想打盆水洗洗臉，但是沒有力氣，一交就摔倒在地上。他要求白曼麗能放他出去，但是沒有結果。他氣憤地說：『我不是強盜賊，到堂裏來不是坐監牢……』白曼麗知道了，就狠狠地說：『讓他走！』在一九四七年初冬的一個早晨，這個八十一歲一眼已瞎的但是很有骨氣的老人，收拾了自己僅有的破爛東西，連仁愛堂最後一餐的薄粥也不要再吃，就跌跌撞撞地跨出了仁愛堂的大門。臨走時，外國嬖嬖還叫他把身上所穿仁愛堂裏的衣服剝下。這滿頭白髮的老人就迎着冷風，把衣服脫下丟在仁愛堂門口，悲憤地走出了姚家埭小巷，向南門外走去。路過市心弄，他平時出來割草時熟識的許多居民問他到那裏去，鍾子卿憤怒的指着仁愛堂回答說：『嬖嬖堂不要我了，我寧可要飯去！』居民們同情地送錢給他，叫他買燒

餅吃。第二天早晨，南門外的居民發現一個白髮老人倒斃在曹王廟附近的河灘邊，大家認出這就是『嫫嫫堂』的老人鍾子卿。居民們立刻派人到堂裏去催促收屍，但是却被白曼麗拒絕了。最後，還是由當地居民共同發起，勸募了一口棺材，把這身世悲慘的老人收殮埋葬。

當一些白髮老人訴說着這些血淚的故事時，感慨他們在仁愛堂的下場就是頭上和脚上各套了一隻蒲包！但是他們還憐惜地指着孤兒和育嬰部那邊說：『最苦的是孩子們！你只要看看我們的光景，就可以知道孩子們吃的苦了！我們到底是大人，自己還可以照顧自己，可是這些孩子們……却只有聽憑白曼麗把她們往死人堆裏送！』

代表着舊中國苦難一代的這些孤苦的老人，他們關心愛護孩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他們有的在一生中還沒有嘗到過家庭的溫暖，沒有體會過有孩子的幸福，沒有親過一下孩子們蘋果似的臉頰，……但是他們都這樣喜歡着孩子，關心着下一代的命運。

『慈善』

就在仁愛堂裏成千成萬無辜的嬰兒，哀號慘叫着走向被安排好的死亡道路時，白曼麗她們自己却住在光亮清潔的洋樓裏，過着舒服的生活。仁愛堂的經費由帝國主義津貼，但也用花言巧語，向善良的中國人民募捐。我在仁愛堂找出了一張缺掉一角不知那一年的募捐啓事，啓事開頭第一句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它在滿篇頌揚感佩外國嬖嬖『熱心慈惠，數十年來愛護兒童之刻苦犧牲精神』後，盼望『慷慨仁囊、量力輸將』，『庶幾院長之慈善工作展志不輟』。那些真誠熱心捐錢的人，他們又哪裏知道所捐的錢是在辦怎樣的『慈善事業』，是真正的在養活着誰啊！

白曼麗原在法國巴黎醫院擔任護士，一九二九年來中國後，曾在上海安當醫院和浦東聖家醫院工作，一九四三年起被教會重用調任仁愛堂院長。白曼麗以仁愛堂孤老殘疾的照片向外面募捐了許多錢和物資，但主要享用的却並不是那些孤兒老人。白曼

麗她們自己睡的是鋪得厚厚的彈簧牀，牀上雪白的紗帳還要加上套帳，她寧可把捐來的大批紗帳料堆存在棧房裏，却聽憑許多孤兒、老人終年沒有帳子，夏天讓蚊蟲叮得滿臉紅點。白曼麗在仁愛堂裏養有專供自己吃用的成百隻雞、鴨、牛、豬和兔子……，洋灶間裏每天忙着烘麪包、做西菜，經常透出魚肉香味。而當孤兒、老人喝着吃不飽的稀飯，吃着沒有油水的鹹菜和菜湯時，她們又「慈善」的燒了些鹽豆放在大廚房裏，讓孤兒、老人從口袋裏掏出每日用血汗勞動所換來的僅有一些「賞錢」，幾塊錢幾粒的來買！仁愛堂果樹園裏一年四季的桃子、李子、葡萄……，是白曼麗她們吃的，吃不完就做葡萄酒和果醬藏起來。

白曼麗她們說喜歡孩子，把成千成萬的孩子騙進仁愛堂來，但是孩子們過的却是這種地獄生活，而白曼麗還把它當做「恩賜」！過年時，許多孤兒都要向她跪下來拜年，像背書似的說着一樣的話：「謝謝大嫵嫵（即白曼麗）一年辛苦，給我們吃用穿着。」生活在仁愛堂高牆裏面這些失去了自由的孩子們，年深日久，她們中有不少人被管教得無知到看了畜牧間裏的牛竟說是「這樣大的狗」！她們忘了自己的父母，甚至罵自己的父母「狠心」，沒有大嫵嫵好；她們把自己親愛的同胞看做仇人。當嘉興市

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剛進入仁愛堂調查情況時，她們遠避躲開，並在一旁發出噓噓的聲音。解放已經兩年，許多孩子還不知道毛主席，而只知道大嫫嫫、法國和美國救濟物資，她們已經被毒害得忘了自己的祖國！而更多的成千成萬個孩子，則已經變成了一堆堆的枯骨。

白曼麗說喜歡孩子，但仁愛堂裏的狗和牛病了，她們就急着爲之打針灌藥，孤兒和老人病了，却沒有人來關心。盲女吳雪寶病在牀上，受白曼麗指使的嫫嫫還在牀前咒罵：要唸經爲她早點死，要送蒲包給她死了用！有病的孩子吃不下白粥，負責照管的謝采娟向她們要一點菜給孩子吃，她們拒絕不給，還說：「這些孩子將來長大了是好是壞還不知道，讓孩子上天堂去好了！」白曼麗她們看到仁愛堂裏養的白兔死了一隻就感到憐惜，但對每天一擔一擔挑出去的死嬰孩却無動於衷，反說：「這些孩子有福氣，靈魂得救了，上天堂快樂，我們應該爲她們高興！」但是那些外國嫫嫫自己『上天堂』時，是不是也說『快樂』和『高興』呢？就在一九五〇年冬天，仁愛堂聖心醫院院長法籍嫫嫫盛日利生了病，不但叫本院的醫師忙着醫治，還請了當地福音醫院醫生一起來搶救。等到她病危不能救治時，許多外國嫫嫫都含淚跪在牀前祈求禱

告，誰也沒有說：『應該爲她高興！』

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的『慈善』面目！這就是帝國主義者來中國『治病救人』的目的！白曼麗她們却還經常對孤兒們說：『中國人是不愛中國人的，我們遠離了自己的國家，拿出錢來辦仁愛堂，好心的救濟你們，你們要記住，不可忘記。』親愛的讀者們，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了：在帝國主義分子的嘴裏，常把最壞的事情說成是最好的，他們的『恩賜』是什麼，我們都早已領受夠了；仁愛堂裏至今還僥倖活着的，以及被埋在嘉興西門外荒郊和仁愛堂後院枯井裏的所有的孩子們，她們是最好的見證！

父母的心

天下父母沒有不愛自己親生的子女的，這些被帝國主義分子虐殺致死的幾萬個孩子，也都有着自己親愛的父母親。他們都是在帝國主義、反動官僚以及封建地主統治吃人的歲月裏，挨凍挨餓受苦受難的一羣。看一看，當每一個父母親被迫而把自己孩子送進仁愛堂時所留下來的一字一句吧，他們對孩子寄予多大的希望呵！

在仁愛堂育嬰部嬷嬷工作室的桌子抽屜裏，我找到了一張張用毛筆、鋼筆或鉛筆寫的大大小的信件，這是孩子的父母親們在他們把孩子送到仁愛堂來時，含着眼淚給自己孩子留下的殷切的囑咐！他們滿懷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大了，有一天會看到生身父母的祝福和叮嚀；可是，這些父母親們又誰會料到：他們充滿着愛情的言語，是永遠也達不到心愛的孩子的耳朵裏了，他們的孩子早已被埋葬在荒郊的泥土或黑洞洞的枯井底裏了！而這些充滿着血淚的字條，却竟被像廢紙一樣的丟在抽屜裏。現在，我

找出了這僅存的幾十張還沒有來得及被劊子手們完全毀滅的字條，我要把這些孩子被殺害了的父母親們的聲音，告訴給普天下每一個有子女的父親和每一個有良心的人聽。親愛的讀者們，請你們聽一聽這些父母親們充滿着血淚的聲音吧：

『遺書……小孩姓名余毅貞，因家庭經濟艱困，故而將兒送到天主堂撫養。

淚！你父親投河而亡，母親孤人無法支持，並非是母親良心狠，實際是無法……母親姓名余汪氏，你是最小，上面還有兩個哥哥，一家共計存三口……祝你永遠平安……』

『只因家貧度日艱難，不得已將親生小女名六寶，古曆十二月初十日戌時生，至請留養，感德無涯。生母現出外爲乳傭……貧婦董華氏叩上』

『絳珠女兒知悉……汝母生汝時年已四十六，余年四十五……汝生最後，生未滿十閱月母卽逝，當斯時汝尙不知飢寒痛癢，只知啼哭。余爲小教，在當地收入甚微，家境素貧，全賴教薪所入維持家庭，原欲雇乳母撫汝成人，雖有此心，力不能如願，余乃以乾糧餵汝，二十餘天則汝身日形消瘦，實無乳食之故。而汝則日熟睡時多，晚上啼哭達旦，在此二十餘天內，余作假乳母，欲不使離，永絃

一室。緣余年老力衰，精神不濟，身體隨汝也日現消瘦，飲食頓減，乃迫不得已將汝託人送入堂中，雖闔家均抱不忍，實事出於環境，奈何！……送汝之時無以作念，特具此函告汝，倘將來汝長大時，可知出生地址、姓氏無誤。……別無他語，惟冀汝入堂易長易大，希求學時用心研究，以求上進。成年後如得相當夫婿，宜克勤克儉，以振家業。……余書至此，已覺手震腸裂……人生若此……惟一心暗祝蒼天佑汝，一身易長，知覺早開，為社會國家服務……父王玉五親筆於家中。」

「……一個孩子——尤其是一個嬌小活潑的孩子的爸媽，為了環境的逼迫，竟不得已而拋棄了他們心愛的孩子，內心所受的刺激該是如何的慘重啊！……但是，奈何！……」

人們講起，許多送孩子來仁愛堂的父母親們是懷着怎樣一種依依不捨的情景：他們抱着懷裏的孩子，一路悲泣的找到這『喜歡小孩子，對待小孩子好』的『嬖嬖堂』，含着眼淚，把寫了姓名和時辰八字的紅紙或遺書鄭重地塞在孩子的衣服裏；母親解開衣服給孩子吃最後一次奶，用顫抖的手撫摩着孩子的面頰，讓孩子緊緊偎依在母親溫

暖的懷抱裏……，凝望着手裏即將分離的孩子，母親的熱淚，像斷線樣一滴滴滴在還不懂世事的孩子的身上……。

此情此景，只要是一個有良心的人，誰能不爲之感動！但是，仁愛堂的白曼麗等劊子手對於這種情景，却是無動於衷的，而且她們還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對待孩子的父母親。當許多父母親們不放心地親自把自己孩子交給了嬾嬾時，白曼麗按照仁愛堂的『院規』，就要父母寫一張與子女斷絕關係、生死無悔的『絕契書』，有的還要找人擔保。這些逼不得已才送孩子來的父母親們，這時也只好望着自己心愛的孩子，流着眼淚，在這生離死別的『絕契書』上簽名或捺下了手印……。在仁愛堂裏，我找出了許多這樣的『絕契書』：

『今有小孩包寶寶，年一歲，送予仁愛堂撫養，生死無悔，特立條具爲憑，決無後悔……包言明具』

『本人家境困苦，無力撫養子女，情願將愛女高明明放棄，送予嘉興仁愛堂，養育成人後決不取回。立此爲據……母高慶珠』

『戎毓文今因失業無法，有女兩歲，自願送仁愛堂，日後種種無悔，恐口無

憑，特寫此字……保證人王金仁』

『……因家境困苦，難以度日，得悉貴堂大嫗嫗仁慈，收養窮人，余願將小女林芝送給貴堂收養，如日後長大婚嫁，與家父母無涉，特此留存此紙爲憑……
親母吳任氏』

『今有女小孩一名，因家境困難，小孩衆多，無法維持生活，靠每日工作度日，如此情形實出於不得已……今特乘車來貴教堂送孩……如以後不測，該小孩生亡及長大後，決無來前討還等情，特存此證明書爲憑……嘉善東門丁顧氏押』
人們告訴我：有許多孩子從母親溫暖的懷抱裏被嫗嫗們接過去時，竟像懂事樣的會突然啼哭起來。當仁愛堂的大門已經關閉時，母親還留在門外，空着兩手，呆立在寒風裏。……

父母都是愛自己子女的！仁愛堂附近的居民講起：仁愛堂白牆頭外面，時常有一些想看望自己子女一面的父母親在徘徊着。曾經有一個姓金的家屬去看望並想領回自己送進去的孩子，但被嫗嫗打了兩記耳光，趕出了門外……在舊社會裏，仁愛堂的高牆大門，畫押撇了手印的『絕契』，是怎樣使他們與自己子女生離死別啊！

她們有祖國！

一九五一年五月，嘉興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決定，辦理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登記工作。六月，派了工作組到仁愛堂調查了解情況。同月中旬，華東區召開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仁愛堂聖心醫院孤兒出身的護士黃操琴被邀請到上海參加會議。黃操琴臨走前，白曼麗把她叫到面前對她說：弄死小孩子的事不可以講，講了你就有生命關係。旁邊的嬷嬷也再三囑咐她：去開會時，解放軍政府裏人講的話不要聽，他們問你仁愛堂裏的情形怎樣，你就回答『不懂』或說『不知道』，他們如果問孤兒長大出嫁的情形，你就說婚姻是自由的。黃操琴在這時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她原想把所有孤兒、老人多少年來來的痛苦一齊去講給大家聽，但是白曼麗又威脅她，她徬徨不知怎麼做好，內心痛苦得哭了起來，甚至不想再去參加會議。可是，當她想起自己在嬰兒部工作時所看到的一個

個痛苦死去的孩子，想起養老院裏許多白髮老人的眼淚……她終於鼓起了勇氣去上海出席會議。當她在大會上聽到了政府首長的報告，聽到各地代表勇敢地站起來悲憤的控訴帝國主義分子罪行的時候，黃操琴感動的流下了眼淚。她看到有不少人和仁愛堂裏孤兒、老人一樣的受着虐待壓迫，也看到這些孤兒、老人們現在第一次有人真切關懷愛護着他們。她解除了一切顧慮，在小組會上講了仁愛堂裏的情形。回到嘉興，仁愛堂嫵嫵立即惡意造謠打擊她，教區副主教意籍神甫陶保祿又把她叫去，威脅她說：『你去上海開了會，大家都已經叫你同志，我是神甫，不能這樣叫你，你說我應該叫你一聲什麼！』白曼麗更指使了意籍神甫甘惠民，威脅她停止去教堂領聖體，說她控訴是違反教義的，應該受到懲罰。

偉大的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不會也不能再讓許多孤兒和老人任憑帝國主義分子打罵、虐待、欺騙和毒害了！嘉興市人民政府工作組同志耐心的去接近仁愛堂裏許多曾經失去祖國關懷的孤兒、老人、員工，組織他們學習，向他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揭露帝國主義的罪行，要他們想一想許多父母親爲什麼忍心把孩子送進來？想一想老人們爲什麼孤苦的無依無靠？想一想多少年來受的苦，這些苦究竟是誰造成

的？想一想白曼麗她們的生活爲什麼過得這樣好？大家想一想！多想一想啊！……許多孤兒和老人終於想明白了道理，有的站起來放聲大哭說：『不是我們吃了白曼麗的，而是白曼麗在吃我們、殺我們啊！……』他們找到了苦根，他們要把幾十年來身受目睹的一切苦楚都講出來，他們到嘉興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去講，到城裏各處居民會議上去講。這血淚的控訴震動了嘉興全市人民，震動了許多曾經送孩子到仁愛堂去的母親們，她們還在日日夜夜地爲自己的孩子祝福，現在知道孩子原來在裏面受着這樣虐待，她們心痛失望，和悲痛地控訴着的仁愛堂裏老人、孤兒淚眼相對，悲慟大哭。她們拿着照片，含淚走進仁愛堂，她們想查對孩子的時辰八字，但是她們的孩子們大多已經不在人世了，對着僥倖活着的孩子，她們也不知道那一個是屬於自己的，因爲收容嬰兒的登記簿子已經被白曼麗燒掉了！她們想查對孩子的姓名，但不少孤兒已經被改名換姓了！她們找不到自己孩子，只能對着從泥土裏掘出來的枯骨痛哭……這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親們都一致要求：『爲孩子們報仇！』

仁愛堂的孤兒、老人們是有祖國的！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嘉興市人民政府接受各界人民要求，執行全市各界人民代

表會議一致的決議，正式宣佈接管仁愛堂，並依法逮捕了帝國主義分子、殺人兇犯白曼麗。

長期得不到溫暖的孤兒、老人現在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了！他們馬上不再挨餓。幾十年來一直讓蚊蟲叮咬的老人，現在得到了新蚊帳。人民政府爲了搶救嬰兒部許多瘦弱病危的孤兒，特別抽調了兩個醫生、兩個護士和一個保育員專門來照顧她們，用配尼西林、葡萄糖、魚肝油精和各種維他命丸等針藥來挽救這些瘦病的孩子。嘉興市醫師公會每天輪流派醫生協助搶救病危的孩子，各界人民也紛紛送布送吃的東西趕去慰問。這些有病和營養不良的孩子們，現在可以吃到牛奶、代乳粉、雞蛋、豬肉、菜蔬、雞或牛肉湯了。她們在祖國的懷抱裏得到了溫暖和撫慰，體重都立即增加，其中實足四歲的楊小妹，九月三日檢查時體重只七公斤半，並且患有左耳、中耳炎和扁桃腺炎，等到十七日檢查時，不但扁桃腺炎已癒好，中耳炎也在好轉中，體重在十四天裏就增加了四公斤！

有幾位到後方休養的志願軍傷病員路過這裏，看到仁愛堂裏被虐殺的許多孩子的枯骨時，難過得飯也吃不下。他們把自己的傷病津貼費全都買了糖果、買了衣服鞋帽

來送給孩子。他們把孩子抱在懷裏，孩子偎依着撫摩他們胸前的戰功章，他們親切的告訴孩子：『從今有咱們保護你，大嫫嫫再也不敢來欺侮你們了！』他們悲憤的說：『我們在朝鮮前綫流血打美國鬼子，也正是爲了要保護我們的孩子。想不到祖國大後方也還有着帝國主義在殘酷的屠殺着我們孩子，我們一定要嚴懲這些帝國主義分子！』

回到祖國懷抱裏的仁愛堂孩子們一天天恢復健康了！迎着朝陽，孩子們臉上第一次顯現了天真活潑的歡笑。她們老遠看到穿藍制服和黃軍服的人，就親切的招呼着『同志』、『同志』！即使是長期被蒙蔽的中國嫫嫫，她們也被人民政府對孩子的關懷照顧所感動。育嬰部朱仲言嫫嫫說：『我從前不知道人民政府好，現在我看到了人民政府對嬰兒照顧得無微不至，我痛恨帝國主義殘殺我國嬰兒，白曼麗被逮捕時我還同情她，現在想起來真可恥。今後我要向同志們學習做好育嬰工作。』國慶節那天，許多嫫嫫和孤兒、員工們一起參加了慶祝國慶大遊行，沿路的鼓動站呼着口號，向大家熱烈慰問，更使大家深深感到祖國的可愛！

仁愛堂不再是死寂樣的地獄和監牢了，現在，從白牆頭裏不時傳出愉快的歡笑聲

和響亮的『東方紅』、『解放區的天』等歌聲。曾經在這裏受苦三十年的六十六歲老人徐阿福說：『人民政府把我們這些窮苦人都從監牢裏放出來了，我們從此不再受罪了，我們要謝謝救星毛主席！』生離了十年的父女現在也可以團聚了！嘉興城裏建國路時代印刷局老闊俞德恩告訴我：他並非因為家裏窮而把自己女兒俞英英送進仁愛堂的。但是他們父女之間被拆散了十年！十年前，俞英英只有三歲，因為生了奶癆，父母把她送去仁愛堂聖心醫院看病，嬷嬷說小孩要看好可以，但必須留下來醫治。等到病醫好，俞德恩却不能再領回自己的女兒了！他曾想盡辦法，甚至二次委託過天堂裏的神甫去向白曼麗說情，他女兒在裏面過去一切所吃所穿的錢都可以照算，但是白曼麗却始終不肯讓他領回。白曼麗的條件是：現在俞英英已經信了教，除非家庭全部信教，否則就不能領回。俞德恩答應將來領回女兒後，按時叫她望彌撒、將來婚姻問題也都可以完全遵守教規，但白曼麗堅持非全家信教不可。老年人雖然愛自己的女兒，但他不願因此改變家庭的宗教信仰，他悲憤地堅決拒絕了白曼麗的條件！也就這樣，十年來雖然同住在城內，但父女兩地相隔，咫尺天涯。現在，感謝毛主席，感謝人民政府，他們父女可以重聚團圓了！

但是，俞英英的遭遇該是絕無僅有的，她僥倖還能活到今天。其他數不清的父母親們，他們或者住在嘉興，或者住在海鹽、嘉善、平湖或其他更遠的地方，直到今天，也許不少人還在想像，他們的女兒送進仁愛堂後，如今該長得又高又大了吧！他們怎能想到荒野的黃土中和竹園枯井內有着一堆堆孩子的枯骨呢！他們怎能想到他們的孩子也已成了枯骨呢！

親愛的讀者們，讓我們永遠記住那幾萬個被無辜殺害的孩子們吧！讓我們永遠記住在荒郊和枯井中的纍纍白骨吧！讓我們擦乾眼淚，從千萬顆心中迸出一句聲音：

——和帝國主義決鬥爭到底！

一九五一年十月寫

附記

殺嬰堂在解放日報刊載時，許多讀者看後紛紛寄信或打電話到報社來表示他們的憤怒，被害嬰兒家屬也寫信來控訴，所有的表示都只有一個共同的要求：『爲死難的無辜孩子們報仇！』

華東區鹽務管理局計劃室允遠同志信中說：『這篇文章不是報道，是代表天下有孩子的父母親們的控訴書，是幫助了每個中國人徹底認識到，帝國主義在中國血腥罪行的「慈善事業」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情。更可使人理解到，這不過是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千百個「殺嬰堂」的罪行之一。這筆不可計數的血腥的虐殺案，不正是住在「百十層洋樓的單細胞動物」奧斯汀去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所叫囂的「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嗎？是的，這筆「友誼」，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誰要是忘記了，誰就變爲「單細胞的動物了」。當我每次讀這篇報道時，眼中總是冒着激憤的怒火，尤其看了嬰兒

屍體的照片，再看看父母親們以顫抖的手，用滿腔血淚寫成充滿最殷切的愛情詞句，沒有被毀掉而遺留下來的幾十封遺書，真使人滿腔辛酸，不忍卒讀。作爲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我要求嚴厲依法處理殺人劊子手白曼麗，這是爲橫死於帝國主義魔掌下的千萬兒童復仇的應有的良心的要求。」

讀者程步雲來信說：「看到報上連載的報道殺嬰堂，這真是一篇對帝國主義者罪行的有力控訴！同志們都憤怒地說：「帝國主義分子簡直是吃人不眨眼的野獸！」這充滿着憤怒的心情，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我看到「解放後在枯井內吊起的嬰孩屍體」的像片，不由使我沉痛的想着：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敵，真一點也不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不知用盡了多少陰謀暗害的手段，掠奪中國的財富，屠殺中國的人民，這筆血債是算不清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掛着「慈善」的招牌，進行殺人的罪惡勾當。擺在眼面前嘉興「殺嬰堂」的這許多血腥罪行就是一個鐵證。」

中國人民解放軍蘇南鎮江軍分區政治部何子英同志的信裏說：「我是一個將有兩個孩子的父親，也是一個爲人民服務的革命軍人。我看到解放日報連續發表的殺嬰堂

報道後，我覺得這是代表着無數因此而失去子女的父母、無數因此而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的正義呼聲和血淚控訴。我在讀了這篇文章後，曾感動得流了不少的同情而又義憤的熱淚，因為這對有子女的父母是尤其痛切的。」最後，他憤怒地提出要依法處理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要求。

住在嘉興北門中基北路二十六號的讀者金雲，寫信到報社訴說他的妹妹五寶就是在仁愛堂裏被虐殺的。他悲痛地說：『我的妹妹五寶，是一九四三年生的。我家是貧苦農民，在日寇統治下，生活非常困苦，加上在她上面已有三個姐姐與我四個人，爸爸說城裏有個「嬖嬖堂」（即仁愛堂），聽人家講，裏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比家裏什麼都要好得多」，母親聽了這句話後，捨不得妹妹，不過她也深知家中是無法留住妹妹的，並且在以前她也有時聽到說：「外國嬖嬖待小孩子真好」「裏邊的孩子多是白白胖胖的」一類的話，因此第二天母親便忍着淚託人把妹妹送進仁愛堂去了。

這是八年前的事，可是在我們全家的人的心上好像還是與昨天的事情一樣新鮮，特別是母親，當她看到別人家的孩子時，就會聯想到自己的孩子來。可是，雖然像母

親這樣常渴望着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但都被外國的「白頭嫵嫵」拒絕了。

直到現在，人民政府把帝國主義分子在嘉興殺害中國兒童的屠場仁愛堂的大門打開了，把帝國主義的狐狸尾巴現了原形，原來所謂仁愛堂就是直接來屠殺中國兒童的屠場。他們已經殘殺了成千成萬個中國兒童，我的五妹亦是其中的一個。這些都是我們祖國可愛的新生的一代，是未來的建設者，却都犧牲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屠刀之下！我們通過這件事也就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分子的兇狠毒辣的面目，他們在表面上掛着「救濟中國貧苦兒童」的招牌，而實際上是來屠殺我們新生的一代。今天我以被害者的哥哥身份來控訴帝國主義分子白曼麗——屠殺兒童的劊子手。讓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民都知道這件事，記住這筆血債吧！」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魏暖爐來信說他曾在八月十三日中午走進仁愛堂，親眼看到了很多小孩和白髮的老年人都因缺少營養，個個臉色黃得很難看；又看到枯井裏面裝着小孩屍骨的蒲包，蒲包是數不清的，還有石灰氣味；還看見了小腦蓋骨及其他等等，『一切事實正如解放日報上所報道的一樣。』

他又說：『提起帝國主義者毒害我國兒童的事真是數不清的。記得一九五〇年我

在解放日報上，也曾看到帝國主義分子在廣州虐殺我國兒童的罪行。帝國主義者利用各式各樣的陰謀，殺害我國兒童，真是不計其數。今天，以美國爲首的侵略集團，陰謀破壞和平、擴大侵略的時候，全中國人民都應該起來控訴帝國主義在我國的罪行，以實際行動加強抗美援朝力量，替死難的孩子們報仇。我是祖國的光榮戰士，堅決響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號召，爲建設強大的正規化、近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我要把仇恨永遠記在心裏，努力提高軍事技術，堅決爲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奮鬥到底！』

